

黃帝外經

三合篇第五十四

原文

雷公問曰：寒暑燥濕風火，此六氣也。天地之運化何合於人而生病？岐伯曰：五行之生化也。雷公曰：人之五臟，分金木水火土，彼此有勝負而人病，此臟腑之自病也，何關於六氣乎？岐伯曰：臟腑之五行，即天之五行，地之五行也。天地人三合而生化出矣。雷公曰：請問三合之生化。岐伯曰：東方生風，風生木，木生酸，酸生肝，肝生筋，筋生心，在天為風，在地為木，在體為筋，在氣為柔，在臟為肝，其性為暎，其德為和，其用為動，其色為蒼，其化為榮，其蟲毛，其政為散，其令宣發，其變摧拉，其眚隕落，其味為酸，其志為怒，怒傷肝，悲勝怒，風傷肝，燥勝風，酸傷筋，辛勝酸，此天地之合人肝也。南方生熱，熱生火，火生苦，苦生心，心生血，血生脾，在天為熱，在地為火，在體為脈，在氣為炎，在臟為心，其性為暑，其德為顯，其用為燥，其色為赤，其化為茂，其蟲羽，其政為明，其令鬱蒸，其變炎燂，其眚燔（火+瞞-目），其味為苦，其志為喜，喜傷心，恐勝喜，熱傷氣，寒勝熱，苦傷氣，鹹勝苦，此天地之合人心也。

中央生濕，濕生土，土生甘，甘生脾，脾生肉，肉生肺，在天為濕，在地為土，在體為肉，在氣為克，在臟為脾，其性靜堅，其德為濡，其用為化，其色為黃，其化為盈，其蟲倮，其政為謐，其令雲雨，其變動注，其眚淫潰，其味為甘，其志為思，思傷脾，怒勝思，濕傷肉，風勝濕，甘傷脾，酸勝甘，此天地之合人脾也。西方生燥，燥主金，金生辛，辛生肺，肺生皮毛，在天為燥，在地為金，在體為皮毛，在氣為成，在臟為肺，其性為涼，其德為清，其用為固，其色為白，其化為斂，其蟲介，其政為勁，其令霧露，其變肅殺，其眚蒼落，其味為辛，其志為憂，憂傷肺，喜勝憂，熱傷皮毛，寒勝熱，辛傷皮毛，苦勝辛，此天地之合人肺也。北方生寒，寒生水，水生鹹，鹹生腎，腎生骨髓，髓生肝，在天為寒，在地為水，在體為骨，在氣為堅，在臟為腎，其性為凜，其德為寒，其用為藏，其色為黑，其化為肅，其蟲鱗，其政為靜，其令為寒，其變凝冽，其眚冰雹，其味為鹹，其志為恐；恐傷腎，思勝恐，寒傷血，燥勝寒，鹹傷血，甘勝鹹，此天地之合人腎也，五臟合金木水火土，斯化生之所以出也。天地不外五行，安得不合哉。雷公曰：五行止五，不應與六氣合也。岐伯曰：六氣即五行也。雷公曰：五行五而六

氣六，何以相合乎？岐伯曰：使五行止五，則五行不奇矣。五行得六氣，則五行之變化無窮。餘所以授六氣之論，而史區乃肆言之也。雷公曰：六氣之中，各配五行，獨火有二，此又何故？岐伯曰：火有君相之分耳：人身火多於水，五臟之中，無臟非火也，是以天地之火亦多於金木水土也，正顯天地之合於八耳，雷公曰：大哉盲乎，釋蒙解惑，非天師之謂歟。請載登六氣之篇。

註釋

陳士鐸曰：五行不外五臟，五臟即六氣之論也。因五行止有五，惟火為二，故六氣合二火而論之，其實合五臟而言之也。